



诺贝尔获奖作家经典译丛

# 局外人·鼠疫

L'Étranger La Peste

【法】阿尔贝·加缪 著

张颖 侯祎玲 译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# 局外人·鼠疫

[法] 阿尔贝·加缪 著 张颖 侯祎玲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局外人·鼠疫 / (法) 阿尔贝·加缪著; 张颖, 侯祎玲译. —北京:

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6.6

(诺贝尔获奖作家经典译丛)

ISBN 978-7-5008-6462-2

I. ①局… II. ①阿… ②张… ③侯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 
②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30789号

## 局外人·鼠疫

---

- 出版人 芮宗金  
责任编辑 左鹏  
责任校对 董春娜  
责任印制 黄丽  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  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  
电 话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 
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  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  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  
经 销 各地书店  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 
印 张 12.125  
字 数 250千字  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38.00元
- 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 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ALBERT CAMUS

L'ÉTRANGER LA PESTE

## 目录

001 局外人

095 鼠疫

局外人

L'étranger



## 第一部

### 第一章

今天，妈妈死了，也许，是昨天；我无法确定。养老院来电报说道：母亲去世了，明日出殡，节哀。这留下了疑问：也可能是昨天的事儿了。

养老院在距阿尔及尔五十英里外的马朗格。搭两点钟的公交车，我就可以傍晚前到达那儿。然后在那里守灵，明天晚上就可以回来。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，很明显，在此情况下，他不得不准假。他似乎不太高兴，我脱口而出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但这不是我的错。”

之后，我在想我不应该和他说这句话。我没有理由感到抱歉；相反，他应该向我表示同情。可能后天我回来时他就会安慰我的，而现在就好像妈妈还没死似的。可以说，参加葬礼就像是在假条上盖个公章一样，能说明一切……

我搭的是两点钟的公交车。下午天热极了。像平常一样，我在塞莱斯特的饭馆里吃了午餐。人们都对我表示同情，塞莱



斯特说道：“人只有一个母亲啊。”当我走的时候，他们一直把我送到了门口。我有点心急，我还得到艾玛努埃尔家去借黑领带和黑纱。他的叔叔几个月前去世的。

我得跑着去赶车了。大热天的我跑得很急，坐上车后，天空和路面反射着亮晃晃的光，再加上汽油的味道，颠簸的路面，这一切让我昏昏欲睡。我几乎是睡了一路。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靠着一位军人，他朝我笑了笑，问我是不是坐了很长时间的车，我没心情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一点距离，我走着去的。我想立刻见到妈妈，但门卫说我必须先去看院长。他还有事，我不得不上一会儿。在此期间，门卫和我聊了几句，然后把我带到了办公室。院长是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儿，佩戴着荣誉胸章。他用那温暖的蓝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，然后握着我的手，时间长得让我觉得尴尬起来。他翻了翻档案，对我说道：“莫尔索夫人三年前进入养老院。你是她唯一的赡养人。”我觉得他是在责怪我，就开始解释。但他打断了我：“不用觉得内疚，我的孩子。我看过档案了，你并不适合去照顾她，她需要一直有人陪着，而像你这样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没有多少钱。总之，在这儿她更快乐些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先生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”

他又说道：“她在这儿有很多朋友，都是像她这样的老人，她和同辈人相处得很好。你太年轻了，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她。”

是的。我们住在一起时，妈妈总是看着我，很少和我说话。刚来养老院的几个星期里，她总是哭，但这只是因为不习惯。

一两个月后，如果让她离开那里，她也会哭的，因为她又不习惯了。这就是去年一年里我很少来看她的缘故。当然，来看她就得牺牲星期天，更不用说搭车、买票、花两个小时坐车所费的力气了。

院长继续说着什么，但我已经听不进去了。最后，他说道：“你想看看你的母亲吧？”

我站了起来，没有说话，他带我走了出去。下楼时，他向我解释道：“为了不让其他老人害怕，我们把遗体搬到小停尸间了，你能理解吧？每次死人的时候，他们都会紧张好几天，这将给我们的管理工作带来麻烦。”

我们穿过院子时碰到很多老人，正在两两闲谈，一靠近他们，说话的声音就没有了，等我们过去后，他们又开始聊了，叽叽喳喳的声音就像笼子里的鹦鹉似的。院长在一座小房子门口停了下来：“请自便吧，莫尔索先生。有什么需要的，就来办公室找我。明天早上出殡，你肯定很想再陪妈妈一晚上。还有一件事，你母亲的朋友说，她生前希望按照基督教仪式安葬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跟您说一声。”

我向他道了谢。据我所知，母亲尽管不是无神论者，但她一生中也没有什么信仰。

我进去了。这是一间明亮而干净的房间，墙上刷着白灰，天窗又大又亮。里面只有几把椅子和一些架子。房间正中的两个架子上放着棺材，已经盖上了盖子，但是钉子只拧进了一半，在黑色的木板上看得清清楚楚。一个阿拉伯女人——我猜是护

士——正坐在棺材边上：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，戴着艳丽的头巾。

就在这时，门卫来到我身后。很明显他是一路跑来的，说话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：“我们把盖子盖上了，但没拧紧螺丝，好让你再看一眼。”然后，他走向棺材，我说不用麻烦了。“啊？什么？”他说道，“你不想让我……”

“不想。”

他把螺丝刀放回口袋，盯着我看。我意识到我不应该说“不想”，这让我很是尴尬。看了我好一会儿后，他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他没有责备的意思，只是想知道原因。我说：“呃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于是，他捻了捻白胡子，没有看我，轻轻说道：“我明白。”

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，有着蓝色的眼睛和发红的脸庞。他给我搬了一把椅子放到棺材旁边，他坐到我身后。这时，护士站起来向门外走去，门卫悄悄告诉我：“她长了瘤子，真可怜。”我仔细看了看，她的眼睛下面绕着头缠了一圈绷带，鼻梁那里都是平的，几乎看不到脸，只见一片白色。

她一走，门卫就站了起来。

“我得走了。”我不知道是否我表示了什么，他没走，只是站在我身后。身后有人的感觉让我不舒服。太阳快落山了，房间里充满了柔和的阳光。两只黄蜂在天窗附近嗡嗡地飞来飞去。我非常困，几乎睁不开眼睛了。我头也没回地问门卫：“你在这工作几年了？”“五年。”他脱口而出，就好像在等着我

问问题似的。

这就打开了他的话匣子，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他，他会在马朗戈的养老院里做门卫，他根本不会相信。他六十四岁了，出生于巴黎。

这时，我打断了他：“你不是本地人吗？”

我记起在带我去见院长之前，他说了一些有关妈妈的事。他说过因为平原地区太热，要赶快安葬妈妈。“在巴黎，尸体只停放三到四天。”之后，他说他一生中最好的日子都是在巴黎度过的，永远不会忘记那里。“这里所有的事情都太快了，没法接受这么短的时间就被拉去参加葬礼。”“别再说了，”他的妻子说道，“你不该向这位可怜的年轻人说这些。”门卫脸红了，开始道歉。我说没关系的。事实上，我觉得很有趣，他所说的我之前从未想过。

他继续说他本来是养老院收容的，但觉得自己身体状况不错，就自荐当了门卫。我指出他实际上和别人一样是被收容的，但他像是没听到。他就像管理员似的。我先前就觉得奇怪，他习惯把那些和他一样的人（有时比他还老的人）叫作“他们”，有时还说“那些老家伙们”，现在我知道他的想法了。当门卫，某些时候还管着这些老人呢。

这时，那个护士回来了。天黑得很快，天窗外面一下子就黑乎乎一片了。门卫打开了灯，突然的光亮让我一时什么也看不清。

他让我去餐厅吃饭，但我一点儿也不饿。他建议我喝杯牛

奶咖啡。我喜欢牛奶咖啡，所以我同意了他的建议。没一会儿他端着托盘进来了。我喝完咖啡后，想抽支烟，但我不知道在妈妈棺材旁抽烟是否合规矩。我想了一会儿，觉得这没什么要紧的，就给门卫递了一支烟，然后抽了起来。

他又开始说话了。

“一会儿你妈妈的朋友就过来了，和你一起守夜。无论谁去世了，大家都会去守夜。我得去搬些椅子，再倒一壶咖啡来。”白墙上反射的光很刺眼，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。他说：“没法关掉。”灯只能要么全开着，要么全关掉。之后，我再没关注过他。他出去了，拿了几把椅子进来，把它们放到棺材边上。其中一把椅子上放着一个咖啡壶和十几只杯子。然后，他在母亲棺材的另一边正对着我坐下了。那个护士背对着我，远远地坐在房子的另一边。我看不到她在做什么，但从她胳膊的动作来看，我猜她正在织毛衣。我觉得很舒服，咖啡让我全身都暖洋洋的，打开的门里飘来了夜晚清冷的花香气，我甚至打了一个盹儿。

我被一种奇怪的沙沙声吵醒了。一睁开眼，我觉得灯光比之前更亮了。我眼前没有一点阴影，每样东西，每条曲线每个尖角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，一共有十人，在白色的亮光中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。他们坐下时，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响声。我从未像这样如此清晰地看到过人：他们的衣着和面容上的任何细节都没有逃脱我的眼睛。但我听不见任何声音，很难相信他们就在房子里。

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戴着围裙，细细的带子勒在腰间，让她们肚子都突了出来。我还从没见过老太太会有如此大的肚子。相反，绝大多数男人都瘦得像根竹竿，他们都拄着手杖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我看不到他们的眼睛，只能看到皱纹丛中有一丝浑浊的光芒。

他们坐下后，看着我，笨拙地向我点点头，嘴唇微微动了动，都深陷进了没有牙齿的嘴巴里。我不知道他们是想和我说点什么，还是年纪大了脸上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。我更倾向于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。当他们围坐在门卫旁边，晃动着脑袋严肃地看着我时，我感觉很奇怪，就好像他们坐在那儿要审判我似的。

过了不久，一个女人哭了起来。她坐在后边一排，被另一个人挡住了，我看不到她的脸。她不停地发出抽抽噎噎的哭声，好像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。其他人就好像没听到似的，沉默地蜷缩在椅子上，有的盯着面前的棺材，有的看着自己的手杖或者随便盯着什么东西。那个女人还在哭着。我很奇怪，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。我希望她别再哭了，但我不敢说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卫弯下腰向她悄悄地说了句话，而她只是摇了摇头，喃喃地说着什么，依旧抽抽噎噎地哭着。

门卫站起来把椅子搬到我旁边。刚开始他一直沉默着看着前面，后来向我解释：“你妈妈是她唯一的朋友，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”

我没什么可说的，一直沉默着。那个女人叹气和抽泣的声

音慢慢低了，最后也开始沉默起来。

我不太困了，但觉得非常累，腿很疼。这些人的沉默让我很心烦。不时地，我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，起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发出的，后来，仔细听了听我才猜出来，这是那些老人嚼腮帮子发出的奇怪的声音。他们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，对自己发出的声音毫不知情。我甚至觉得，停放在他们中间的死者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。但现在我觉得也许是我想错了。

我们一起喝着门卫倒来的咖啡。之后的事情，我就记不太清了，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。我只记得有时我睁开眼，看到那些老人蜷缩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只有一个人把他的下巴搁在拄着手杖的双手上，紧盯着我看，就好像在等我醒过来似的。后来，我又睡着了。不一会儿，我又醒了，因为腿疼得都开始抽筋了。

一线曙光照到了天窗上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老头子醒了，不停地咳嗽。他把痰吐到一个大手帕里，每一次听起来都好像要断气了似的，这吵醒了所有的人。门卫告诉大家该走了，他们立刻站了起来。漫长而又难挨的守夜让他们的脸变得灰蒙蒙的。每个人都过来和我握了握手，这让我很惊奇，仿佛一起度过了一夜（尽管没有任何交流），拉近了我们的关系。

我非常累。门卫把我带到他那儿，我稍微梳洗了一下。他给我倒了一杯牛奶咖啡，我感觉舒服了一些。我出去时，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，照得马朗格和大海之间的山上一片通红。清晨的微风送来一股海水的味道。又是一个大晴天。我很久没来乡下了，要不是因为妈妈，这会儿去散散步该多好啊。

我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等着。闻着泥土的清香味儿，一点儿也不感觉到困了。我想起了办公室的同事们，这个点儿他们一定起来了，正准备去上班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天中最痛苦的时刻。像这样想了十几分钟后，楼里面传来的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我看到了窗户里面移动的人影，之后又回归平静了。太阳更高了，晒得我脚下发热。门卫穿过花园走过来告诉我，院长想要见我。我去了院长的办公室，院长让我签了几份文件。我注意到院长穿着黑色的西装和细条纹的裤子。他拿起电话，看着我说：“送葬的人已经来了一会儿了，要去停尸房钉死棺材。我可以让他们等一会儿，你想最后再看看你的母亲吗？”“不。”我回答道。他对着电话低声说：“好吧，菲雅克。让他们去吧。”

之后，院长告诉我他要参加葬礼，我道了谢。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，把腿交叉起来斜靠在椅子上。他说，除了值班的护士外，参加葬礼的只有我和他两人。这是养老院的规矩，老人们只能参加守灵，不能去送葬。

“这是为他们考虑，”他解释道，“但这一次，我允许你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和我们一起去，他叫托马斯·佩雷斯。”院长笑了笑，“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小插曲。他和你的母亲形影不离。老人们都在取笑他有了未婚妻，经常问‘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’，他只是笑笑。这确实是个笑话，但他对你妈妈的去世非常难过，我没法拒绝他去参加葬礼的请求。但根据医生的建议，昨晚我没让他守灵。”



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。院长站起来走到窗子边上：“啊，马朗格的神父提前到了。”

他告诉我，至少要走三刻钟才能到村子里的教堂，我们一起下了楼。神父和两个助手等在停尸房门前，其中一个捧着香炉。神父正弯下腰调整香炉上银链子的长度，当看到我们时，他直起腰来，向我说了些话，把我叫作“我的孩子”，然后带我们走进屋子。

我一眼就看到棺材盖子上的钉子已经钉进去了，后面站着四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。同时，我听到院长说灵车已经来了，神父也开始祷告。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了。那四个人走向棺材，把一块黑色的布盖在上面。之后，神父、两个助手和我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房间。一个我没见过的女士站在门边。“这是莫尔索先生。”院长对她说道，并没有介绍她的名字，我猜她是养老院的护士长。她只是向我点了点头，枯瘦的长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我们站在门两边，让棺材先过去，然后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走出了养老院，一辆灵车正等在大门口，长方形，通身涂着黑亮的漆，这让我想起了办公室里的铅笔盒。

灵车旁边站着一位衣着奇怪的小个子男人，他应该是司仪，负责葬礼程序。还有一个拘谨腼腆的老人，一定是佩雷斯，我妈妈的特殊朋友。他戴着一顶宽檐软毡帽——棺材经过时，他摘掉了帽子——裤子太长了，盖住了脚面，白衬衫的领子太大，而黑色的领结又太小了。圆鼻子上长满了小疙瘩，嘴唇则不停地抖动。但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，他满头柔软银白色头发下车